

一家之主

现在，我给你们看看我引以为傲的家族。
为了守住他们，我不惜一切。



冀艳敏 / 著



平凡人的故事

成就最动人的传奇
唤醒时代沉默的

良知

诺言和家族
我都要守住

这是我的奢望吗
我不觉得

讳莫如深的陈年秘密
感情和信义的百转纠结
欲望与人格的生死博弈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家之主



冀艳敏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家之主 / 冀艳敏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201-09040-5

I. ①—… II. ①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244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690×980毫米 16开本 17印张

字数: 210千字

定价: 32.80元

目录

Contents

一家之主

01	一家之主	001
02	空前危机	019
03	寻宝之旅	031
04	初闯北京	047
05	“内鬼”显踪	063
06	重返邯郸	069
07	落入陷阱	087

08	坏家伙们	101
09	祸起萧墙	123
10	风雨一家人	145
11	大战在即	171
12	真假梅瓶	179
13	身世之谜	209
14	机关算尽	225
15	尘埃落定	247

一家之主

01 一家之主

作为最正宗的邯郸原住民，李立群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征，正是古赵遗风的真实写照。

已经年过六旬的他，虽然吃穿不愁，但却不顾儿女的劝阻，固执地从事着一项既耗神又费力的工作——为一家首饰工厂磨制人造宝石。

吃过早饭，他就背着一条破旧的编织袋来到华美首饰加工厂，加入了等候交活儿的队伍中。

质检员朱燕是个身材高挑的漂亮姑娘，大大咧咧的脾气，说话的时候喜欢和周围的人拍拍打打。这一点让刻板的李立群看不惯——大姑娘家的，稳重不足！

轮到李立群了。朱燕朝李立群笑了笑，麻利地从他带来的蛇皮袋里稀里哗啦倒出了孔雀绿宝石，举着放大镜仔细分辨起来。

不一会儿，朱燕放下手里的放大镜，赞赏地对李立群说道：“大爷，你这回交来的成品又全部合格了。”说着话朱燕顺手拿过一张单子，飞快地填了两笔递给李立群，“老规矩，在这儿签字！”说到这儿，朱燕吩咐旁边的同事：“按照每颗三角钱的手工费给大爷付款！”要知道，这个价格是厂里对产品全部合格者的奖励，每颗多给二分钱。

李立群笑嘻嘻地把钱收进了上衣口袋，朝着朱燕说道：“闺女，再给我领十包原料！”

朱燕听罢立即善意地劝阻道：“少领点吧，大爷！这活又毁眼睛，又伤身体，您老最好还是悠着点儿。”

朱燕的话令倔强的李立群感到有些受辱，下意识地用手蹭了蹭身上那套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固执地回答说：“没事儿，我这几年已经习惯了，要是一天不磨这玩意儿，还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才好……”

朱燕听罢一笑，跟李立群开起了玩笑：“大爷，你家里之前不是开大买卖的吗？赶紧把压箱底儿的宝贝拿出来呀！好歹卖一件也就不用再受这份罪了。”

李立群听了立即正色回答说：“我家祖上除了诚信的家风啥也没留下！这比什么宝贝都珍贵。”

李立群的严肃让朱燕噤声，以为自己说了什么冒犯老人家的话。

李立群也意识到自己的话过于严肃，赶紧笑了笑，自我解嘲说：“老辈儿就是真的留下了仨瓜俩枣儿的，也值不了什么钱。”

就在李立群拿着新的原料回家时，香港维多利亚湾附近的凯华大厦里，凯华艺术品投资集团的董事长潘虹正在召集高层管理人员开会。潘虹身穿剪裁得体的法国Haute Couture定制套装，气定神闲地注视着与会的集团高管们。别看潘虹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但岁月却没能给这位仪态雍容的女强人留下太多的痕迹，她看上去依旧光彩照人。在她的带领下，凯华集团已经连续十年在“全港艺术珍品拍卖会”上获得了最佳拍品的桂冠，如今的凯华集团已经俨然成了业内的霸主。

在静得似乎能听见银针落地的会场上，潘虹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响了起来：“各位，我正式向大家宣布，我们凯华集团准备在即将开幕的这一届全港拍卖会上再次卫冕，并一定要成功！”潘虹好整以暇地扫视了一下众人，又加重了语气：“我要着重强调的是，一年一度的‘全港艺术珍品拍卖会’是港人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艺术品投资风向标。它将直接左



右着整个艺术品投资市场。为此，我要求集团上下必须全力以赴，不得产生一丝一毫的懈怠。”

潘虹的话令在座的高管们神情肃然，会议室内因此出现了更加难耐的寂静。潘虹的女儿潘佳也作为高管列席其间，集团法务部总监胡平江坐在她的身旁，在大战来临前的肃穆之中，两人在不经意间交换了一个默契的眼神，其中不乏温情脉脉的成分。

潘佳就像昂贵的洋娃娃一般华美娇贵，而胡平江则给人一种精英的形象。身穿深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的他器宇轩昂，身上似乎永远毫无破绽。

就在这时，潘虹的秘书突然推门走进会场，悄悄来到潘虹的身后，附在她耳边低声咕哝了几句。大家吃惊地看到，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潘虹居然神色大变，沉静如水的眼神中出现了一抹稍纵即逝的慌乱。

“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儿，希望各位精诚努力，全力以赴实现集团的总目标！”潘虹用这句话简短结束了会议之后，立即站起身对潘佳吩咐道：“潘佳，你跟我来！”

潘虹面沉似水地离开会场，脚步不停直奔大厦的停车场。潘佳很少看见母亲这般模样，只得小心翼翼地跟在身后，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敢问。直到上了车，潘虹才红着眼圈告诉潘佳：“佳佳，刚刚医院打来电话，说你外公的病情恶化，眼看着就不行了……”

这句话令潘佳瞬间明白了潘虹失态的原因，因为她心里十分清楚，卧病多年的外公在母亲心里的分量。

等潘虹母女赶到医院时，已经等候多时的接待人员立即小跑着带路，把潘虹母女领到了三楼尽头的特设ICU监护室里。看到潘虹的出现，本来已经衰弱到极点的潘父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潘虹俯下身，把头凑近父亲嘴边，极力压抑着哭泣，温柔地说道：“爸爸，我来了……”

老人挣扎着抓住了女儿的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艰难地说：“有……有一件……往事，是时候告诉你了……”

老人的这几句话无疑是在交代后事了，在外人眼中的“铁娘子”潘虹立即在一瞬间崩溃，忍不住哭着嚷道：“爸，我不要听什么往事！我只要你好好地活着……”

老人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你要看开些，人哪有不……不死的……”潘父挣扎着继续说道，“我……我希望……希望你能尽快返回内地，去……去一个叫邯郸的城市，寻回……寻回我在战争年代委托‘福祥当铺’保管的元代青花梅瓶……”

潘虹听罢大吃一惊，因为元青花存世本就稀少，就是一件残缺的小物件也价值不菲，更别说是只有传说中才听到过的梅花大瓶了。那简直就是人间瑰宝，其价值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就在潘虹被惊得目瞪口呆之际，老人已经把一张满是岁月痕迹的当票交到了潘虹的手上。

潘虹接过一看，这是一张民国时期的当票，上边的有效期是六十年，根据当票上开具的日子一算，距离赎当的日期还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因为满怀希望的缘故，父亲回光返照般精神大振，竟然语句连贯地告诉潘虹：“这对元代青花梅瓶至今仍没有出售的记录，只要找到当年邯郸‘福祥当铺’的老板或是他的后人，就算成功了一半。”

看到女儿沉默不语，老人立即神情亢奋地解释说：“放心，我当年之所以把这件宝贝委托给‘福祥当铺’，就是看中了这家当铺‘诚信传家’的好名声，你务必替我寻回这对遗失多年的瑰……瑰宝……”

潘虹含着眼泪问接近弥留的父亲：“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采取行动？”

临终的老人发出了一个无声的叹息：“这……这件事，我其实一直没有忘记过。只是能……能动的时候惧怕政府会追究我在那场战争中的罪责。后……后来内地的政策变得让我放……放心了，不想却老病缠身，一步也不能再离开病床了……”

潘虹赶紧忍着眼泪柔声安慰父亲：“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情。”

听了女儿的承诺，父亲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包袱，再也支撑不住了，



眼睛里的光泽开始渐渐黯淡，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微弱。尽管如此，他还是用尽生命的最后一息嘱咐道：“一定要去……邯……邯……邯……”

在邯郸，李立群又出现在人造宝石首饰的工厂里，再次以全部合格的标准交了活儿。就在他背着刚领到的几包原料离开时，却和一个风风火火的男人撞了个满怀。李立群抬眼一看，这个冒失鬼竟然是二女儿的小叔子梁振标。

梁振标这时也看清了李立群，忙不迭地道歉：“呦，大爷是您啊，真对不起，没碰伤你吧？”

李立群对二女儿李亚娟这个小叔子并不陌生，知道他从小就在社会上瞎混，没少让家里操心。这几年他倒是安分了些，在古玩一条街鼓捣了个铺子，干起了用假古董蒙人的勾当。渐渐有了些钱，现在也是有车一族了。

一向对梁振标没什么好感的李立群皱着眉头：“你小子冒冒失失的，来这里干什么？”

梁振标用一副不屑的表情看了看李立群肩上的编织袋，对李立群说：“大爷，我劝你干脆别干这破活了，到我那儿去帮我鉴定古玩旧货算了。就凭您老的眼光和手段，挣的钱肯定比磨这些破玩意儿多！”

看见李立群摇头拒绝，梁振标还想继续劝说，不想朱燕走了出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梁振标，你还知道来呀？”

李立群显然不想再继续跟他纠缠，趁着朱燕跟梁振标说话的当口儿，背起蛇皮袋悄悄走了。

梁振标看着已经走远了的李立群，不由一跺脚：“真是的，又把财神爷放走了……”

朱燕看在眼里，奇怪地问梁振标：“标子，你怎么会认识李大爷？”

梁振标白了朱燕一眼，回答说：“岂止认识？我嫂子李亚娟就是这老头的二女儿，说起来沾着亲呢。”

朱燕听了更加奇怪：“哪儿有见了亲戚就叹气的？”

梁振标被朱燕逗笑了，“你懂什么？这老头其实是个财神爷……”

这回轮到朱燕大笑不止了：“谁见过整天躲在家里磨人造宝石的财神爷呀……”

一向没个正形儿的梁振标这一次却正经了起来，一脸严肃地告诉朱燕：“真是少见多怪！这老头要不是因为太固执，早就发了！”说到这里，梁振标望着李立群消失的方向愤愤不平地继续说道：“他宁肯磨你们厂那些没人要的人造宝石也不肯到我的店里去。要不我一个月给他开个万八千都是少的！”

朱燕听了咋舌：“万八千？这是你这个抠门奸商说的话吗？”

梁振标冷笑一声，悻悻回答说：“人家祖上当年开过大买卖，就凭他祖辈相传的手艺和眼光，就是到香港也是人人争抢的宝贝！”

朱燕听了也很替梁振标感到惋惜，随口劝道：“标子，他没给你干，不也没给别人干吗？不要性急，以后再找机会劝劝他，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回心转意了。”

梁振标摇摇头叹道：“难呐！这老头可固执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发过誓，一辈子不碰古董，不吃肉，倔着呢！”

朱燕显然已经没心思再听这些了，撅着嘴问梁振标：“标子，难道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

梁振标这才回过神来，眉开眼笑地告诉朱燕：“小燕，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说服了大哥帮你调动工作了。”

朱燕一听顿时喜上眉梢，回过头看了看有些破败的厂房，喜不自胜地自语道：“天呐，我总算是等到了这一天！”

梁振业一看自己已经讨得了朱燕的欢心，马上涎着脸问道：“小燕，这回你是不是可以嫁给我了？”

谁知朱燕翻脸比翻书还快，顿时把眼一瞪：“美什么美？告诉你，我最不喜欢被人要挟了！”

李立群回到家中，放下了分量不轻的原料，揉着腰望着箱子盖上老



伴的遗像苦笑道：“老婆子，你可真不够意思！说好了一起走到头儿的，你却扔下我一个人享清福去了……”

舒展着腰肢，李立群撕开一包原料坐在了砂轮前的马扎上。他戴上老花镜，打开了砂轮机的电源开关，仔细磨制起今天的第一枚人造宝石。他一边小心地翻转着手里的毛坯，一边仍旧喋喋不休地对着相片念叨：“其实这样也不错，别看咱家穷，但日子过得倒也踏实！比起那些家里有几个槽钱儿却鸡飞狗跳、家宅不宁的人强多了……”

在香港，潘家的葬礼已经结束了好几天了，可潘虹却仍旧沉浸在无尽的哀思当中。她一个人站在豪华的客厅中，静静地望着已经变成了墙上黑白相片的父亲。回想起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两行清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潘佳推门走了进来，看到了母亲的样子，心里也是一酸，赶紧走上前搂住了潘虹的腰，把脸温柔地贴在她的脖子上轻声说了句：“妈，你可要多多保重啊……”

潘虹这才回过神擦干了眼泪：“佳佳，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潘佳体贴地扶着母亲坐在了宽大的沙发上，望着满脸悲戚的母亲问道：“妈，你是不是真的要返回内地寻回那对宝贝？”

潘虹用严肃的眼神望着女儿点了点头：“去是一定要去的，因为这是你外公最后的嘱托……”

说到这里，潘虹望着墙上父亲的黑白相片叹了口气，说道：“虽然一定要去，但我却对能否寻回这对宝贝没多大信心。这么多年过去了，想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中找回失落多年的宝贝，谈何容易？”

潘佳安慰妈妈：“就算当年这家当铺已经不干了，内地的政府部门也该留有他们的记录吧？”

潘虹淡淡一笑，望着女儿无声地叹了口气：“你啊，想得真是太简单了。如果那家当铺已经毁于战火或者干脆连个后人也没有呢？要真是这样也罢了！就怕被咱们侥幸找到之后，对方面对如今已成为无价之宝的

梅瓶，不肯轻易认账，这才是真正的麻烦……”

听妈妈一说，潘佳也预感到寻找梅瓶的道路肯定充满荆棘，绝不可能一帆风顺。

与此同时，在同一片蓝天下的邯郸，李立群家那座古旧的民居里，李立群正独自站在自己的房间里端详着墙上的一幅画。那是一幅装裱得不怎么精致，但却颇显陈旧的梅花图。画面上的梅花老枝遒劲，盛开着整整六十朵白描的梅花。其中的五十九朵已经被涂上了颜色。由于显然不是同一时间为之，梅花的颜色深浅不一，看上去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在这幅画的右下角，只有一朵梅花依然孤零零地还保留着墨线勾勒的黑白轮廓，与周围那些争奇斗艳的花朵相比显得格外扎眼。

就在李立群看着这幅画陷入了沉思的时候，一个长得浓眉大眼，跟李立群就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中年人一头撞进了屋里，朝着他叫道：“爸，咱们家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已经到齐了，赶紧请吧。”

他正是李立群的大儿子李信义。李立群把目光从画上收回，点点头背着手朝门外走去。

李立群刚走出屋门，大儿媳张婧香提着铁壶进屋了。张婧香是个利索能干的女人，她进到屋里，一边熟练地往暖壶里灌开水，一边随口问身边的丈夫：“信义，咱爸刚才是不是又对着墙上的那幅画发呆了？真不知道这幅画里边有金子还是有银子……”

旁边的李信义眉头一皱，挥手打断了妻子的唠叨：“你别瞎说了！这幅画可是爷爷在世的时候亲手画的，你那些话让爸听见了肯定不高兴！”

“我就是闹不明白，你爷爷当年为啥不把这幅画画完呢？先是你爷爷，然后便是你爸，每年都会给其中的一朵涂上颜色，两代人多年来从不间断，就像是什么神圣的仪式似的。这幅画上有六十朵梅花，这么画法，岂不是要画上六十年？”

“不该问的别瞎问！”

“行了，行了！我不说了行不行？”看着丈夫严肃的样子，张婧香自



知说了错话，打住了话头儿。她放下铁壶，连声催促丈夫说：“咱们还是赶紧去参加你爸主持的家庭会议吧，待会儿他看不见我们肯定生气！”

李信义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这才走出了屋外。

李家的会议在一家之主李立群的主持下召开了。在座的众人都明白，这次家庭会议主要是针对老三李信诚的。因此全都在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思之余带上了些许幸灾乐祸。因为李信诚最小，这些哥哥、姐姐一早便摩拳擦掌做好了准备，准备待会儿配合着李立群狠狠地整治整治这个不成器的家伙。罪魁祸首李信诚也预感到了不妙，刚一坐下就琢磨着想要找个和事佬，待会儿好替自己说话。李信诚朝着大哥和二姐连使眼色，谁知大哥李信义和二姐李亚娟却全都故意扬起了下巴不去看他。

李立群望着眼前的儿女们，清了清嗓子板着脸开口说道：“俗话说‘家贫琐事多’。自打你们娘去世以后，老三这个浑小子就一天也没消停过，整天不是这事，就是那事，真是让我操碎了心！”

虽然李立群说到这里脸上已经有了义愤填膺的模样儿，但他的话显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不仅当事人老三李信诚一副滚刀肉的样子，就连他的哥哥、姐姐也没事人似的坐在那里，丝毫没有跟着他群起而攻之的兆头儿。李家这个有趣的现象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李立群虽然身为李家的一家之主，但实际上在家里说话却从来也不算数，儿女往往是当面应承，过后却都依然我行我素。但这一回却不同，小儿子李信诚的事情让他忧心忡忡，李立群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树一树李家的家风。

李立群习惯性地抬起了手，准备拍桌子向李信诚发威。李信诚看见了这个危险信号，马上悄悄地站起身开始朝着门外移动。在李家，这一幕倒是经常发生，平时李立群只要一说李信诚，这小子就往外跑，因此逃避了许多次打击。但这次却不一样了，李信诚还没来得及实施他的逃跑计划，就被一直暗中注意他的二姐李亚娟拦住了去路。

二姐李亚娟模样俊俏，但是此时严肃冷酷的表情却让李信诚心惊胆战。他心虚地缩了缩头，讪笑着回到了他的座位上。李立群看在眼里，

立即向女儿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啪！”李立群终于使劲地一拍桌子，开始了他每次必讲的开场白：“你们都给我听着，咱们李家人一向以诚信著称！啥叫诚信？就是实实在在的做人！就比如我，自打退了休就一直靠磨人造宝石挣外快贴补家用。为什么？因为这钱挣得踏实，花得放心……”

说到这儿，李立群从兜里掏出了一支廉价的香烟在桌上墩了墩。李信诚带着满脸谄媚的神情凑过来，给他点着。

李立群猛抽了一口，继续他的老生常谈：“你们都好好想想吧，你们有哪个不让我为你们操心？”

李立群逐个儿地数落起子女们来，他一边尽情行使着一家之主的权威，一边暗暗替自己这几个儿女发愁。老大李信义虽然早已成了家，但却根本谈不上立业。最大的成绩就是婚后有了孩子，延续了李家的烟火。但他一没技术，二没学历，只能傻卖力气挣低工资，两口子整日里为了油盐酱醋那点事儿算计。二女儿李亚娟是个普通的机关干部，丈夫梁振业在市里一家港资企业里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总算是衣食不愁。两人恋爱的时候好得如胶似漆，结婚后依旧十分甜蜜，总算是让他省了一份心。小儿子李信诚则是最让他放心不下的人了，这小子整天沉浸在不着边际的幻想中，尽琢磨些不靠谱儿的事情。今年已经三十好几了，还属于没有工作、没有老婆、没有积蓄的“三无”人员。

唠叨够了之后，李立群逼视着抱着头对他视而不见的李信诚，转入了今天的正题儿：“老三，我这次专门把你大哥和二姐请来，就是要给你小子下个最后通牒，你要是再不解决工作和媳妇的问题，我可就要强行安排你今后的生活了！”

李信诚一听马上惨叫了起来：“爸，我解决，我解决还不行吗？”

李信义对弟弟的鬼话早就听厌了，插嘴说道：“上一回你好像也是这么说的……”

李信诚刚要开口反驳，心直口快的李亚娟马上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数落道：“老三，你还别不服气！你说，你这些年到底干成过哪件事？让你



去你姐夫公司里当临时工你嫌屈才，咱爸好不容易帮你找了份工作做，你小子第二天就辞了职……”

李信诚再次惨叫着分辩道：“我的亲姐，姐夫那是我不对。可咱爸给我找的那是工作吗？整天跟社区里的老大妈一起戴着红袖标遛马路，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呢。你也不看看，整个邯郸市里有我这么年轻的‘小脚’侦缉队吗？”

因为李信诚说的的确是事实，屋子顿时响起了一阵笑声，就连主持会议的李立群也不禁莞尔。

一看自己再次占据了主动，李信诚索性硬着头皮胡咧咧：“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可以很肯定地向你们宣布，我元旦左右就要发迹了！”

李信义对弟弟一贯打击到底，用讥讽的腔调儿哼了一声：“发迹？就你？”

李亚娟也不相信，睁大了她那双本来就挺大的眼睛问：“你元旦发什么迹？”

李信诚偷眼瞟了一下父亲，提高了声音：“发什么迹你们先别管！但我保证一定在元旦那天把女朋友带回来给大家看！”

“你真有女朋友了？”嫂子张婧香忍不住问。

“大嫂，看你说的，我长得丑吗？个子矮吗？从上到下，哪点拿不出手？我怎么就不能有女朋友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李信诚说话从不靠谱儿，但一想没多久就是元旦了，便姑且拭目以待，准备到时候再收拾他。

李立群眼睛顿时亮了，连拿烟的手也有些颤抖，激动得变了声儿：“老三，你这回不会再骗我了吧？”

李信诚把胸脯儿一拍：“放心，绝没半句假话！”

这次家庭会议就这样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了，由于李信诚信誓旦旦的保证，李立群的脸上已经完全被笑容所覆盖。这位一家之主按照惯例大声吩咐：“老规矩，一起下厨，开始动手整治团圆饭！”

李家大小闻风而动，张婧香赶奔厨房，李亚娟抓起篮子：“爸，我去街上买些熟菜！”

李信诚本想趁着二姐离开的时候偷偷溜走，不想被父亲一把扯住了胳膊，瞪起眼睛吼道：“又想偷懒？赶紧给我择菜去！”

望着忙碌的儿女们，李立群颇为得意地自语道：“日子就得这么过，这样才算红火！”

李信诚哼着荒腔走板的流行歌曲走到院子里的水管前拧开水龙头，用强劲的水流冲洗着蔬菜，忽然听见有人在低声地叫他。李信诚循声儿一看，原来是站在门口探头探脑的梁振标。看到梁振标，李信诚情不自禁地笑了。他们两人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没事经常聚在一起做些发大财的白日梦，很有共同语言。

李信诚热情地招呼道：“标子，赶紧进来坐呀！”

梁振标并没有进来坐的意思，而是压低了声音对李信诚说：“信诚，还是你出来吧。你家老爷子对我不感冒……”说话之间，梁振标已经瞅准机会溜了进来，把李信诚拉到一边嘀咕了几句。

李信诚听了他的话面露喜色，干脆端起菜盆进到厨房，把手里的菜往正在忙活的大嫂手里一塞，一溜烟儿跑出厨房，跟着梁振标神秘秘地走了。

这一切恰好被李立群看在眼里，急忙叫住了端着菜的张婧香问：“信诚这是干什么去了？”

张婧香看着盆里那些洗了还不如不洗的菜，没好气地回答说：“我也不清楚，听老三跟梁振标嘀咕着好像要去见什么古董商……”

李立群听了气得把脚一跺，骂道：“李信诚啊李信诚！你是不是以为如今满天飞钞票，伸手就能抓一把啊？哪天招来警察我也不管！”

但骂归骂，李立群还是不放心地跟了出去。

李立群所料不差，梁振标找李信诚果然不是什么好事儿。在李家小巷的路灯底下，两个人开始鬼鬼祟祟地交谈了起来。

梁振标这小子从小有个毛病，凡事儿都想装大个儿的。这次本来是他有求于人，但却故意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架势：“信诚，最近混得怎么